荒政要覽

荒政要覽叙

俞毅夫先生示公　輯世覽余一讀心折曰嗟乎古今譚政不翅詳矣其間聖哲之所釐於懷忠智之所萬目且不洋洋乎宏謨石

相之慈航哉而慨世
者[illegible]言折衷之曰救荒無
奇策夫非策無奇策於既荒雖
奇不名爲奇至於近世司收之
日一切因循不講於
一旦有急苟且塞責一

人之所謂下策與舜饗而望其
有濟病國病民不可勝道矣傳
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助不外
求而上下足之雖累凶年民弗病
也已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說也雖名為
誼晁錯當文景恭儉

諔積貯議貴粟危言

激訐　皇乎如饑饉洊臻土崩瓦解之當其前見及此矣夫儲倚之與拯災難易豈下遝庶哉周禮荒政十有二所統之曰聚萬民言民散矣而議所係聚之

之術雖備舉十二策以擠启烹
臣行之但及於忠之無㪚如鴻
鴈之歌所稱劬勞安宅而止而
上下不遺餘力矣此聖人之微
詞也國無扎瘥民無捐瘠及是
時講於農桑衣食蓄積斂散之

法凡爲此者可無濡手足焦毛髮已令三年九年有備無患𡧪國家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所在廩庾可以相郵或至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饋餉可繼堯禹湯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

害爲平世其故可思也宋臣蘇軾之言曰救災卹患及於未饑用物約而所及廣救於已饑用物博而所及微旨哉言乎上下古今得失之故舉不出此矣辟則醫然脉理不病時饑寒調營

衛少諳攝生着是辨矣迨既病
或病甚雖秦越人見垣一方有
卻有不能不及時圖事撰策至
其敝而後爲之猥云有裨於人
國吾不信也是編首
詔諭次奏牘又次救荒總論乎

目豫備水旱扞禦之政饑溢　恐
夫荒後寬卹遇荒得失荒政樹
藝救荒本草臚分類列定爲十
卷大都先事有備禦患有經古
今法術可裨民艱蒐獵無遺有
經世之志者家存一帙如奕有

譜如車有指南循而用之變而通之則存乎其人毅夫長材大略此不可以窺一班邪方今中外無兼歲之蓄則儲偫亟四方無不儉之歲則搜郵亦亟國方匱而議搜郵則難上議搜
付、

議儲侍則尤難余謂儲侍　丞
郎難焉亦道其常耳至於今日
夫安往而非難者哉圖難而易
者猶可致以為難而不之圖國
家乎何賴焉余不敏然有慨於
此久矣因毅夫問序書以歸之

丁未仲春望後三日廬陵劉日

升撰

俞毅夫先生荒政要覽敘

翰林院庶吉士張鼐譔

周禮荒政聖人補造化之書也在昔堯水湯旱其時樹藝未興或興矣而民間風習古簡無窮奇誇鬬游惰不經之事故聖人第以憂勞無為補助之而天下治迨其後也地汚邪而民滛觴天災盜賊之不免而聖人始不得已而言救救王者有為之道

也然而皆聖人憂勞之精神爲之吾嘗論造化亦至霧變矣豐穰之不能無飢儉也猶晴之不能無雨而燠之不能無寒也乃人則生生而新新人之精神何所不至矣聖人作衷以捄寒作宮室以救風雨作十二政以救荒大要補造化而設也而後世乃寖廣其衣裘之備宮室之度秩守貴要平糴義倉之[illegible][illegible]以益設而患日[illegible]而

仁人君子救之者益無餘策要以祖、、人

補造化之意而用其生生新新之舊而則

是造化生人以救人雖謂其有全功可耳

俞毅夫先生舉進士三十餘年體物而大

心經國而重謀喜任事而不同于衆是以

官為郎而無怨惡羞病而不解其當世之

憂予知先生之精神直能補造化也予觀

當今之世曹局設而救孔百出至引繩批

根牢不可破河身出入瞬息易位雖千秊來帝王豪傑計畫所之竟同一葦以至賦重而民謠祲災靡歲不有則又禍中在桑麻間也先生為南曹司馬郎而洗艅艎之弊一新竟因是隳而復起太息河防之不振則言于 朝作指掌圖說以告當事已又念東南雨暘為咎民苦不飽半菽則又輯當代荒政詔諭奏牘扞禦賑卹之 列

爲十卷以示有民社者有備無患之精神亦可謂至矣世之衰也人不能無爲而修政修救諸有爲者乃大益于世要以種種方畧皆精神能變通之遇病而爲方不因方而治病令一一按周官十二政而救今日之荒荒不可救若離諸册子功令則筴又無奇須知體聖人補造化之意從心變化不法于法即先事後事焦心盡

力猶然什一補助熈穰無爲之初斯爲善讀周禮善解先生之書者夫書則先生自傳其精神也救民者得先生之精神無徒以書求先生則先生之船政河籌具在也

荒政要覽序

說者謂三代以前有荒歲無荒民三代以後有荒民而無荒政夫荒政胡可一日不講云而其政綦詳于周禮所稱青札緩刑殺哀弛禁終于除盜而閔愛鄙收州恤世主地祿以利濟民

不啻拯焚拯溺何也民猶子也子倒懸而父不拯子民之責謂伊顧大司徒懸十二荒政大都皆治荒耳聖王以治荒為本計以備荒為預計以保息本裕為常計惟常計失而議積貯積貯虛而議拯荒及拯荒無[illegible]

民始求為吳詩人不可得之之一胄
棄親戚指唐基顧天呼搶雷
嘹而淫趣言四式而天下瞥之多
尋茲部僚俞君毅夫所篤目
長處也者用是慨然以宇內生
靈為己任嘉與同志者求周禮
捄荒之遺意博考諸家歷稽

往蹟提挈要如昭日星所列
遂賑預
奏捕瘞貸種續食安插不遺餘力
而賑糶賑濟甚者捐萬餘費
萬緡而不惜以至分場分隊給曆
引旗井井秩秩有條有要且一切
樵山漁水脩堤浚河設法以

負為才略則水生陰利如　燕
芟翦之屬莫不源厥根由饑饉
民于百死一生故招流給糜起
瘠溝中掩骼埋胔推恩枯骨恩
令一夫之不獲乎是汲長孺鄭
富之極思而堯舜三王之善
政也其大要尤在修堰閘濬湖

蔦以為瞙潟吐納之具是以特
揭綱要為荒政先文豈無立達
于常平社倉平糴義倉復燧
倦廿及于公私之貯收散之策
蓋不以饑穰聽之天行亟為修
備起李悝壽昌長孫晦翁而
謀之其要領不過如此非下、調

常州預計括之篇中而議慶
餘殃恫之掌上耶仁民愛鑑昌
以加茲洎乎汰侈去靡自乘輿
服御以親從給而下無所不節儉
薄征散利皆可通融其有無
實為澄本清源之要論何可冒
為周禮之土宜廛飯云易曰后以

裁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
之災沴薦臻饑饉仍臻膚且不足
憂遑恤其它宜乎毅夫以毛裏
屬民而聯為家
國家無形之鄰也今且次為無篇什
垂厥要法付之剞劂氏置于國門
千金不易行將什襲珍之為寶

師長人者一體而仰體

祖宗休養元元至意直貽

社稷于苞桑之固其毅夫仁人之

實心哉是為序

萬曆丁未仲春日

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

睿安易金洪礦頓首拜撰

荒政要覽

卷五

卷六

超擢循良　捐遺貧

賑農　戒侈靡

酒禁　懲游惰

施藥餌　招流亾

贖養男女　講禦薦饑

卷八

遇荒得失之鑒

救荒善政四十九條

失政殃民二十三條

目錄畢

雲間俞汝爲輯錄
陽平孟　楠
檇李金汝礪　訂正

詔諭

朱子謂古來覆敗之由何嘗不因飢饉有司上告而天聽若罔聞是蔑視國恤也

朝旨屢屢灌鑿如故慢上戕下厥咎奚逃莊誦

皇言仰見

列聖愛養元元至意俾司民牧者考焉敘詔諭

第一

洪武元年八月

詔曰今歲水旱去處所在官司不拘時限從實踏勘

實災租稅即與蠲免

洪武十九年

詔曰所在鰥寡孤獨勘明白果有田糧有司未曾除

去設若無可自養者官歲給米六石其孤兒有

田不能自為既免差役有親戚者有司責令

戚收養無親戚者鄰里養之毋致失所其無田
有司一體給米六石鄰里親戚收養其孤兒名
數分豁有無恒產以狀來聞俟出幼同民立戶
永樂九年辛卯七月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
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
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
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
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

無道遂至滅亡前監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
即開倉賑給無令失所
永樂十九年四月
詔曰有被水旱缺食貧民有司取勘賑濟
又
詔曰各處軍民人等有因陪納稅糧草束等項將子
女并田地產業賣與人者官與給價贖還其子
女已成婚配不願收贖者聽從其便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

詔曰被水旱缺食貧民有司卽爲設法賑濟

洪熙元年正月

詔曰各處遇有水旱災傷所司卽便從實奏報以憑寬恤毋得欺隱坐視民患

洪熙元年六月

詔曰有被水旱災傷去處缺食貧民有司卽便取勘賑濟毋得坐視民患

宣德二年十一月

詔曰各處鹽糧稅糧除宣德二年以先未完者依例

徵納其宣德三年稅糧鹽糧以十分爲率蠲免三分

宣德三年戊申三月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

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
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宣德六年三月
欽降撫民榜文內一款逃移人戶但招回復業之人俱
有司逐一委付親鄰里老收管或有被人侵占
莊宅田地即與追還若有初回產業牛具種子
或有未備務要遍相勸諭週急資助使各成家
計不致失所若親鄰里老不行週給資助却又
索債欺凌妄取替辦糧差等項錢物百般擾害

或有司官專管撫民官不行用心撫綏仍復生
事科擾致使初回之人不得安生又復逃移者
撫民侍郎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就行拏問仍杖
限委令招回復逃之人

宣德八年四月

詔曰朕以菲德恭嗣
天位統御兆民夙夜惓惓圖惟安利今畿內及河南
山東山西並奏自春及夏雨澤不降人民饑窘
朕甚惻焉夫

上天降災厥有攸自其政事之有闕歟刑罰之失中歟徵斂之頻繁歟撫字之不得人歟永念其咎内咎于心思惟感通之道必廣寛恤之仁庶
天鑒之旋災為福所有合行事宜逐一條列故兹詔
示咸聞知
一南北直隸府州縣幷河南山東山西三布政司乞災傷去處人戶自宣德七年十二月以前拖欠夏秋稅糧戶口鹽糧及官軍子粒悉皆
停徵其拖欠各色課程鹽課幷各衙門見坐派

買辦採辦諸色物料顏料等項及虧欠孳牧馬驢頭羊牲口悉皆蠲免仍免其今年夏稅軍民乏食者所在官司驗口給糧賑濟如官無見糧勸率有糧大戶借貸接濟待豐熟時抵斗還

宣德九年八月

皇帝敕諭南京直隸應天蘇松等府州縣今水旱蝗蝻災傷之處民人缺食好生艱辛但是工部派辦物料即皆停止待豐熟之時辦納其不係災傷之處所派辦物料亦皆陸續辦納不許逼追

差去催辦官員人等除修造河渠物料外其餘
悉令回京不許遷延在外擾民違者論罪不恕
爾等其體朕恤民之心欽哉故諭
宣德九年十月
勅諭巡撫侍郎周忱及巡按監察御史併南京江南
直隸衛府州比聞直隸亢旱兵民艱窘以用賙
然今將寬恤事件特勅須示爾等其欽承朕命
毋怠故諭被災之處人民之家爾等即委官前
去於所在官倉支給米糧賑濟毋得坐視民患

一各處府州縣逃移人戶其逓年拖欠非見徵糧草爾等即同府州堂上官從實取勘見徵俱令停徵仍設法招撫其復業蠲免糧差一年

一各處府州縣有全家充軍并死絕人戶遺下田地爾等即同府州縣堂上官從實取勘[illegible]召人承佃如係官田不分古額近額俱照民田例起科其逓年拖欠稅糧草束免徵

宣德十年二月

日水旱災傷之處幷聽府州縣及[illegible]官[illegible]奏

聞朝廷遣官覆勘處置并不許巧立名色以折
糧為由擅自科斂小民金銀段疋等物那移作
弊侵欺入己違者罪之
正統四年三月
詔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仰惟
天眷之隆
祖宗創業之難夙夜祗慎用圖治理以寧萬邦一切
不急之務悉已停罷尚念君生樂業上協
天心切慮民情幽隱庶職未盡得人承流宣化有所

未至深歉于懷茲當春和萬物發舒吾民或有
未得其所者悉從寬恤以遂其生爾中外臣僚
其體朕心盡乃職務以才實效勿事虛文所有
合行事宜條示于後

一各處有被水旱災傷缺食貧民有司自爲設法
賑濟切勿令失所

一民間應有事故人戶拋荒田地無人佃種有司
即爲取勘除豁仍仰召人承佃中間有係官田
地即照民田例起科若不係官民田地許令諸

人耕種三年後聽其報官起科所種並衷有司
時加提督務求成効不在起科之數
一各處逃移人戶悉宥其罪許於所在官司附籍
納糧當差其有願回原籍復業者免其糧差二
年逓年拖欠稅糧等項悉皆蠲免
正統五年七月
皇帝勅諭行在工部右侍郎周忱朕惟饑饉之患治
平之世不能無之惟國家思患預防其爲賑濟
自古聖帝明王暨我

祖宗成憲於茲洪武中倉廩有儲旱澇有備具在令

典民用賴之比年所任州縣匪人不知保民曠

廢成法凡遇饑荒民無所給今特命爾兼總督

南直隸應天鎮江蘇州常州松江太平安慶池

州寧國徽州十府及廣德州預備之務爾等其

精選各府州縣之廉公才幹者委之專理必在

得人爾則往來提督朕承

祖宗大統夙夜惓惓以生民為心爾等其祗體朕心

堅乃操勵乃志精謀慮勤慎毋怠凡事所當行

者並以便宜施行具奏來聞勿怠勿徐須處置有方不致騷擾而必見成效庶使猝遇災荒民患有資不至甚艱朕選擇而委任爾必精白一心以副委任其往慾哉如所選委官先有別差遣則差官代理其先辦之事今選委者遇其考滿亦須事完然後赴京爾亦不必來朝奏事但遣人齎奏一切合行事宜條示于後故諭

一見今官司收貯諸色課程行贓罰等項鈔貫及收貯諸色物料可以貨賣者即依時價對換穀

粟或易鈔糴買隨土地所産不拘稻穀米粟二麥之類務要堅實潔淨不許插和糠粃沙土等項幷須照依當地時直兩平變易不許虧官不許擾民凡州縣正官所積預備穀粟須計民多寡約量足照備用如本處官庫支糴本府官庫不敷具申戶部奏聞處置

一凡有丁力田廣及富實良善之家情願出穀粟於官以備賑貸者悉與收受仍具姓名數目奏聞非情願者不許抑逼科擾

一糴米在倉每倉須立文簿一樣二扇仰該所糴之數一本州縣收掌一付看倉之人收掌幷用州縣印信鈐記但遇饑歲百姓艱苦即便賑貸幷須州縣官一員躬親監支不許看倉之人擅自放支二處文簿幷書放支之數還官之數亦用放支之後幷將實數具申戶部所差管倉須選忠厚中正有行止老人富戶就兼收支不許濫用素無行止之人及倉斗級等項名色庶免後來作弊

一凡各處閘洪陂塘圩田濱江近河堤岸有損壞當脩築者先計工程多寡務要農隙之時量起人夫用工或人力不敷工程多者先於緊要去處整理其餘以次用工不可迫急若近江河隄防工程浩大者但於受利之處令起夫協同俻理其起集人夫務在驗其丁力均平差遣毋容徇私作弊凡所作工程務要堅固經久不許苟且徒費人力府縣正佐官時常巡視毋致損壞

一各處陂塘圩岸果有實利及比先有司或失於

開報許令條陳利民之實蹟勘明白訴圖貼說
具申工部定奪如利不及衆不許虛費人力
一但遇近經水旱災傷去處預備之事幷暫停止
豐年有收依例整理或有衝決圩岸必須修理
者及時脩整亦須斟酌人力
正統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勑行在工部右侍郎周忱得奏鎮常蘇松等府滌水
爲患農不及耕心爲惻焉今遣員外郎王瑛往
視就齎勑諭爾爾郎躬自踏勘凡各部所滌沒

不得耕種之處具實奏來處置其被水之民有艱難之食者悉於官倉儲糧給濟仍戒飭郡縣官善加存恤毋令失所比聞浙江湖州嘉興皆被水患今亦命爾一體整理朝廷專以畫爾養民之務委爾爾宜夙夜用心勤思精慮區畫以稱付託欽哉故勅

正統六年四月初八日

勅行在工部左侍郎周忱比聞應天太平池州安慶等府自去年四月以來水旱相仍軍民艱食嘗

勅南京守備等官糶糧接濟尚慮饑窘之民無由糴買朕深念之勅至爾即查究被災郡邑如果人民缺食將預備倉糧量給賑濟加意撫綏毋令失所仍戒飭有司官吏人等不許託此作弊違者就拿問罪故勅

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

詔書內一款云各處有被水旱災傷之處許令申達上司踏勘得實該徵糧草所司即與除豁人民缺食者即便設法賑濟毋令失所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遣官招撫河南流
民
勅曰今聞河南開封府陳州等處多有各處逃來趂
食流民或與本處居民相聚一處誠恐其中有
等小人久則至於誘惑爲非難以處置今特簡
命爾往彼處會同左副都御史王來及彼處三
司堂上官幷原專一撫流民官員及巡按御史
及本府州縣堂上能幹官平日爲民所信服者
分投設法小心招撫令各自散處耕種生理有

缺食者量給米糧賑濟無田種者量撥與田耕種務令得所宣諭朝廷恩重使之驚悟不許急逼致有激變又為患害其中果有能體朝廷恩恤各散復業者量與免其糧差三年庶俾有所慕戀仍提督所在衛所官軍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如有寇盜生發即令相機勦捕毋致滋蔓爾為近臣受朝廷之委命必須夙夜盡心以畢乃事不可因循怠忽有悞事機如違罪有所歸事妥民安之時具奏俟命然後回京故諭

景泰七年五月初十日

勑曰朕為國家以安生為重君民以政理為先政失其理民生何由而遂朕承

祖宗大統兢兢惕于茲然而水旱薦臻軍民多以失所

上天垂戒有位全不究心固朕不德之招亦豈無他所自掌祭祀者誠敬不修典軍民者或撫綏無法銓選無進退之明刑罰失輕重之當或風憲委靡而不振或冤抑負苦而難伸或假公濟私妄言利害或指無作有報復私讎排陷良善人不

得已而用刑奈作用刑官任好惡而行法或避嫌疑寧無累己以殘人或瀆貨財惟務順非而枉是凡百致災寧不由茲思過省躬豈徒在朕特肆勑爾等務共體茲至懷必敬以奉禮祭必仁以惠兵民必明以進賢退不肖必審以刑憲辯無辜必廉以守法奉公必正以揚清激濁必言無不實必務去大奸必無舉細事以毋泛言苟有一違戾于此雖勤勞罪所不原務有以慊人心庶可以回

天意勑至爾等如果仍前不改在內許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在外許巡按按察司官明白指陳實跡開具奏聞黜罷不宥不許懷挾私讎妄言曖昧難明之事誣罔良善違者抵罪爾其勉之敬之故諭

嘉靖

即位

詔內一款云河防水利小民衣食之源關係最重各有專官修理該管官員務要躬親[illegible]

屬衛築圩岸疏濬溝渠但有權豪勢要之家脩
建池亭設立碾磨阻壞水利坑陷錢糧者許聽
自首拆毀改正與免本罪若有抗拒官府執迷
不首者鄰佑之人舉告究治所在官司容情故
縱者事發一體治罪

嘉靖元年八月二十日

皇帝勅諭兩京文武羣臣朕以眇躬嗣守
祖宗鴻業代
天理物負荷惟艱夙夜兢兢罔敢自逸黽勉踰歲治

效未臻災異洊見近者南京守臣奏報七月二
十五日猛風驟雨沙石飛揚江水漫溢
郊社
陵寢
宮闕城垣等處吻脊闌檻多被損壞祈谷御門樹株
拔倒數多大江船隻漂溺甚衆上新河等處邊
江軍民房屋被水衝塌者亦不計其數又聞此
湖廣江西地方水患尤甚朕心祇懼莫究其端
意者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冤事未定

以致上干

天和昭示譴告朕方致齋積誠祗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凡事關朕躬者痛自修省爾兩京文武羣臣宜

同加修省務在守法奉公勉修職業以圖消復

其被災軍民之家各遣官巡視量行賑卹庶幾

天意可回用保我國家億萬年太平之祚欽哉故諭

嘉靖二年　月　日

皇帝勑諭天下文武衙門官員自古帝王臨御天下
必以敬
天勤民爲首務我國家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朕嗣守鴻業深惟
祖宗付託之重臣民屬望之深夙夜兢兢不遑寧處
自踐祚之後
上天垂戒災沴疊見今年七月内南京應天及淮揚
等府俱有大風雨之變
陵寢震驚江水湧溢漂流房屋不下數[illegible][illegible]間没溺

男婦無慮數萬餘人死者屍積纍纍生者流離轉徙而江西湖廣廣東廣西等處亦有非常水患內自脩省罔知所措意者敬

天勤民道有未盡氷惟厥咎在予一人百姓何辜罹此艱厄朕方齋心積誠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與爾內外文武羣臣同加脩省以回

天意尤念四方之遠民瘼甚多比年以來兵荒相繼

征調不息加之法度廢弛賞罰不明軍民受害財力兩殫寬詔徒頒奉行未至守府之催徵不已倉庫則所在空虛朝廷德意顧爲奸貪之騙剋小民脂膏祇供典守之侵盜上官以逢迎爲能贓吏以科法相尚賢否舉劾多有不當刑獄輕重多有不平閭閻之間疾苦萬狀念之痛心言之慼額今雖痛加釐革餘風或有未殄天地至和之氣寧不爲之感傷爾天下軍衛有司衙門官員職雖不同義均休戚宜各督所屬各悛

所司盡革因循積習之弊益勵廉慎下諭之節
各該撫按守廵等官俱要躬親廵歷宣諭朕意
被災人戶加意賑恤死而暴露者官與瘗埋生
而流徙者設法招復一應歲額錢糧與凡歲派
物料徵收必以其時出納必稽其弊已起觧者
務濟公家之實用應蠲免者務見詔旨之實惠
獄訟勿令久禁聽斷勿致偏枉勿過刻以害良
善勿太寛以長姦惡贖罪紙米勿令折價入已
往來迎送勿得矿意勞民先年用兵經過及今

次災傷地方但有死於非命者除厲壇常祭外各令所司另舉一祭祭文仍從該部降去各該屬官中但有貪婪殘酷者具實奏黜誠心愛民者雖雜流出身一體旌奬勿以奉承之能否爲愛憎勿以一己之愛憎爲進退凡百行事務要奉公守法期於消除民患培養國脉以稱朕敬
天勤民之意以延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爾等其欽承之故諭

嘉靖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示勅諭文武衙門官員近來江北江南幷湖廣等
處水旱相仍地方饑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
羣應天鳳陽幷河南山東陝西等處元日同時
地震方雷電交作山崩地陷災變非常近日京
城風霾蔽天春深雨澤愆期
上天示戒朕心警惕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體朕
懷同加脩省凡政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冤抑
有未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俱要一一着實舉行事應奏請者具條具以聞

禮部仍行在外各處鎮巡及三司等官一體遵
奉施行務期災沴消弭和氣感召以副朕軫念
元元至意故諭

嘉靖二年三月二十日

皇帝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朕嗣大歷服撫臨億兆仰
惟
上天付托之重俯念小民屬望之切蚤夜孜孜圖新
治理未嘗敢懈頃因風雷水溢之變已嘗勅諭
中外臣工同加脩省

天未悔禍粵自去秋歷冬以至今春幾旬之內雨雪
愆期怪風屢作塵霾蔽天四方災異奏報頻仍
朕心甚懼深思
上天示戒之故豈用舍有失其宜者歟刑政有乖於
理者歟下情未能上通而恩澤未能下究歟朕
痌瘝省思以轉災爲祥惟爾京及南北直隸十
三布政司文武羣臣皆爲朕分理庶務有撫安
軍民之責宜各持廉秉公勉脩職業副朕憂勤
惕勵之意惟吏治之得失實民生之休戚所關

各該有司多有貪酷害人怠惰廢事者務須懲
究罷黜使羣臣知所警懼不可徇情曲庇惟斯
民之貧富實邦本之安危所係一應錢糧有奉
詔蠲除遇災減免者務須查勘開豁使窮民得
霑實惠不可虛應故事惟刑獄枉濫囚繫久淹
以致民心愁怨上干
天和各處囚犯除屢審情真者法難宥免其情可矜
疑事因註誤者在京遣司禮監南京守備太監
各一員會同法司在外鎮巡會同三司從公辯

問俱與從輕發落以後但有伸寃訴告之人問刑衙門俱要上緊歸結不可任意監禁致令無辜死於桎梏惟盜賊所過兵革之餘閭井蕭條僵屍徧野尤可矜憐被刼者須加意存恤流移者招撫復業量免糧差死亡者官與葬埋勿令暴露至於京軍之服役頻繁邊軍之戰守勞苦天下各衛所軍士之月糧久缺該管人員毋得仍加剝削以傷其心朕深居九重於民情政體豈能周知惟賴爾等輸忠竭誠同心匡輔凡利

所當興與所當革者務臻實效毋事虛文庶幾

可盡敬

天勤民之道以保治於無窮爾等其欽承之故諭

萬曆十七年

勅戶科右給事中楊文舉曰直隸浙江係財賦重地

近該各撫按官奏報旱災異常小民饑困流離

失所朕心惻然已該部議發太僕寺馬價及南

京戶部銀各二十萬兩分給賑濟今特命爾前

去南直隸應天蘇松等府及浙江杭嘉湖三府

地方會同彼處撫按官查照被災輕重人戶多寡將前項銀兩通融分派仍慎選實心任事有司官員計口給賑務須放散如法使饑民各沾實惠不許任憑里書人等侵尅冒支其應徵應停及改折等項錢糧仍與撫按官備細查理遂一示諭小民無使姦猾吏胥及糧長土豪通同作弊各該承委官員悉聽爾會同撫按官嚴加稽考遵照上中下定格分別薦奬論劾儻有無知惡少乘機嘯聚假名勸借公行搶奪甚至拒

捕傷人者爾即會同撫按官遵照先次諭旨擒拿首惡審實一面梟示一面具奏若府州縣官有縱容隱匿者從參奏勑內開載未盡事宜聽爾斟酌奏請施行事完之日逼將賑過州縣用過銀兩數目造冊奏繳爾受茲委任尤當持法奉公悉心經畫務使惠溥人安以副朕軫恤小民至意如或遷延疎玩具文塞責罪有所歸爾其欽哉故勑

荒政要覽卷之二

雲間俞汝爲輯錄
同郡李 諫
晼城張斯盛訂正

奏議

言荒政不啻鑿鑿蔀屋猶多九閽之嘆厥故伊何人主習見侈大左右厭聞災祲聳聽難檢踏遽難周徧陳請未能先期中會難抵掌不勝唏嘘施行漫屬故事程實難嗟嗟當職

思懼痌瘝盡我一體也名臣條議動關石畫
任事者能以實心行之靡不効矣序奏議第
二

正統五年六月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盖殿大學士
楊士奇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奏
言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
有困窮之難者盖預有備也凡古聖賢立法必修預
備之政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凡有預設備荒定制

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倉場出官鈔糴穀儲貯
其中又於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
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
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
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
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文
具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
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
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旣全無倉亦無存矣大

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之及此事雖若可緩其實關係甚切

請復常平疏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預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爲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於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泰和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凶則

散豐則斂官府常規散則樂斂則怨人情亦致然也
胥領適長市道之齊并抵斗追還竟誅里老之計公惟
稍急則交扇互揑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斂數縮于
官有出而無入約爽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運
非鬼神伊何能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illegible]而
已查得近例一里約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始
未槩論試以有司言之六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
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尚該一千一十四萬五
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萬石無穀五石

作銀一兩該銀一百八十萬兩盡括司府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糴本羞澀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罪囚則勸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爲況今法日以弊難開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棄是不務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羣搶穀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熄之而復炎痛之而無畏萬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國所當預處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　內庫臣未敢知若以差吏典紙銀之例又妨正體[illegible]之法冠帶[illegible]尚義猶

可行耳伏望 聖明軫念江西爲控扼楚蜀閩廣擁護 金陵要地人民凋瘵之餘 垂仁加䘏 特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廪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廪膳減十之二陸續塡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役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點罰毋輕差

遺使絕陵轢樂於順從其不顧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答盖竪不限不停以補官乏臣又見凡問口外爲民邊遠充軍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奸無益事實乞　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幇誣告強盗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兇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叅審得過之家願納穀一千石六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律雖不摘情實猶重并窩藏強盗資引逃走抗

拒官府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勸改自五百
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由撫按叅詳無容司屬尋流
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於囚犯紙米扞廩
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爲期不容分外科
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積二萬石糴
本精選該縣行檢富戶量力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
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冐領侵
費專廒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
穀貴五石四斗糶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

糶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前項銀兩嘗令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糶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糶仍引查弘治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三年放過饑民稻穀量追一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廒收受審實極貧倍加賤糶如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糴方與賑濟不必追還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穀一石罰穀十石衛所常平亦依此法衛一萬石所二千石為則各衛

掌印有司考滿叅定殿最軍職管事酌取去留所貴
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
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倣置名曰阜俗
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
畧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一倉
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二分春借秋還轉相賙助民樂
表與似亦有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
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
日尤爲急者伏惟　聖慈留意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吏部侍郎何孟春議救見災預防後患疏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于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于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憂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病勢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累歲災傷幸荷　皇恩

大施拯卹民于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穫知復何
如軾謂當急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待救之于不可救
之後者實前事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
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
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得病時湯劑砭灸不可
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小失
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
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薾然無異于大病之新
起若有司加惠撫綏寬其財力一二年間筋骸氣血

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旣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撐拄門戶而遽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矣熹之所論譬者猶之論也熹謂乾道間旱稅苗皆嘗恩宥而流移甚衆久而不復蓋次年帶納逼迫所致至淳熙初乃以洊饑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又明年之所當蠲者也臣敢遍錄如前上勤 睿覽望詔在廷益加規畫臣聞漢宣帝時魏相因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

言皆條請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於君多援前代
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于　詔令爲荒政者甚備
具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皇帝陛下特勑該部
詳檢而速行之　敬天保民救災恤患之術盖必有
在若稍增損斟酌議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亦極
詳悉臣敢亦採摭一二頗切于今日者竊附愚忠開
坐于後幸惟　陛下少垂意焉臣忝居議列上貢
天聽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一唐德宗時陸贄

奏曰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蠲滌瑕以德消沴以刑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得序臣惟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之財未歸藏府最彰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推之愆時咎徵水旱並臻良有似由贊所謂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省新恩之常蠲

可以哺困窮追巨罪之逋贓可以補租賦撿覩臺諫
前後章疏一聽于公可消前戾 一宋太宗時王禹
偁奏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
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廪食而已旱雲未雷
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
間政教有闕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糧非宿衛
軍士邊廷將帥悉遍減之上荅天譴下厭人心俟雨
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
耗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氣臣惟今日饑則淮南

江北等處爲甚𨺚則湖廣等布政司在處有之成化間布政彭韶會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位祿厚者額設皂隸遞減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具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爲災傷具有此議近日侍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門直堂皂隸應合退出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昔人遞減之意四品以上祿厚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家貧則俸不能以更積禹𢓜所謂上荅而下厭者惟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遞減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

聽其自審爲義無積不強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奉添皂之資即當裁割以備拯恤若夫　乘輿服御宮禁用度應體大禹克儉之德内帑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凡賞賚無論舊例際茲歉歲俱各省免候災傷寧日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廉多不容而贓貪或得倖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爲江淮安撫今日荒旱民多流徙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撫

為名察郡縣貪苛之吏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則能毋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疏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路分必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臣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地方復有貪苛之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撫按體察者惟　聖明留意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任斯在匪啻追效古人伏望　勅旨叮嚀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

員有賞格以待能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作新濟農之倉大舉惠民之政則齊民獲免於饑餓饑民不至於流徙流民不至於殍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德　一

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饑民乞糴于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鄭之子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晉之粟故後莫不以秦伯爲有德于晉而以晉之閉糴爲負義夫秦晉敵國猶知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統之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傷所在不收今舊

穀將沒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爲盜賊在朝夕矣欲望申戒諸路監司使之檢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庶幾通融周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歉相近地方有米願糴有錢願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有司正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此郡有米去處遏不出境是豈臣子與國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各處爲監司而過糴亦間有之剛所謂通融周急者惟　聖明留意耳

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與販無災州
縣遇有鄰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糶仍諭以不
得遏糴收稅則商旅皆願出于其途有無一通價值
自減而饑民獲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
諸郡連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
情合將旱傷州縣人戶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課
錢盡數蠲放使彼無聊之民嘗被德澤須知嗣歲青
黃未接之際免其催徵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
惟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多流徙若不早加安

慰彼戀土者亦將首鼠兩端遠眷徂夏日月尚遥豐凶之期豈能自定戶有負迯各懷憂畏寧無相率而逃失業既衆羸弱者餓死溝壑强壯者聚爲盜賊盜賊一起猝難討擒兵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所謂使彼預知免催徵惟　聖明留意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于重災地方再行詢究分別等第先後奏　聞曠然垂恩以示諭之徵催既寬迯亡必少所在田畞不至拋荒鄉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罹溝災可以不仰官司重爲拯䘏而將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

疏入

上云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

嘉靖三年甲申南畿諸郡大旱翰林侍讀湛若水上言臣以經術事　陛下嘗讀易至屯否二卦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觀今日於此卦何如夫屯而不濟必至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殆無虛日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

綏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痼之疾廢元氣之劑今元氣之劑親賢是也願以賢大臣爲之統領博求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講明聖學

上納之

嘉靖　年尚書席書奏急簡要以活饑民疏

臣竊見今歲南京地方夏秋旱澇相仍人民饑饉殊甚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展轉少壯流移或縊死于家餓死於路父老皆言今非昔比各官已嘗具奏

廷議已下賑恤但饑民甚多錢糧絕少以此數之錢

谷茲欲按圖給濟如汲壺水以洒涸河徒有虛聲決無實補爲今日計先須分别等第酌量緩急以地言之江北鳳陽廬淮揚四府滁和二州爲甚江南應天鎭江太平三府次之徽寧池安蘓常等府又次之此地有三等難於一例處也以戶言之有絶爨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得免溝壑者有秋禾全無尚能舉貸者民有三等難於一槩施也今賑恤兩畿宜先江北次及江南二等三等州縣可也賑濟戶口宜先垂死次及可緩二等三等人民可也況

今江北地方前巡撫已去後巡撫未來受饑於本土者無可依恃流徙於江南者無爲撫存臣等袖手旁觀目視其死而已竊謂君厚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日有司倉庫既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碍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聚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

饑民聞風併集生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討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分布三十二縣總計四十三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欵目備行各該州縣設粥廠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不分江南江北不分民軍或民不分男婦老幼一家三口五口但赴廠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十一月中起至麥熟爲止四箇半

月爲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萬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谷外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糴米作粥餘銀發散次貧人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糜所賑有等不至虛費法簡直而姦弊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守此法一行窮餓垂

死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其於
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廢拯焚
救溺未有先於此此某有急於此者竊謂此法非但
宜于兩畿實可推於天下捨此而欲將今在銀兩審
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者率至瀆亡死
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決無能矣但賑濟
專責專在巡撫今江北巡撫未至所幸應天等處頼
巡撫尚書李　以臣署管南京戸部曾與臣等計議
臣謂今江南流聚太半江北之民民無南北皆

朝廷赤子今欲賑粥必如臣復擬合南北而兼濟之
此臣一念之愚也今論治者凡言制禮作樂然後起
人敬聽若日作粥活民率厭聞之然衣食足而後禮
樂可興今使民饑而死雖日講射祭冠昏曰奏咸英
韶頀何補於治哉臣爲此議非徒人笑其癡臣亦自
知其鄙雖然此不得已爲此下下策也必欲治平有
具水旱無虞惟在
天子公卿上下一於恭儉節浮費裁冗食損上益下
重司農飭守令廣儲蓄遇有凶荒開倉發賑茲堯舜

三王之仁政也區區賑粥活民豈經世久長之計哉
臣竊痛目前已死者不可復救未死者尚有可爲如
蒙伏望
皇上軫念民生乞勑戸部再加議處速賜施行江南
江北懸命待盡之民得更生矣爲此謹將簡要賑粥
活民事宜條具欵目裝演成帙具本專差務事官陳
敬齋捧隨　進以聞伏候
勑旨
嘉靖五年丙戌十二月

上以災異諭臣工修省大學士楊一清上言臣觀災異屢見疊出豈惟近世未聞抑亦載籍罕有稽諸傳紀考其證驗皆陰盛陽衰所致伏願　陛下總攬乾綱以防欺蔽延訪大臣以資輔益覽諸司之奏章辨臣下之忠佞仍戒飭諸司凡朝廷政事之缺失天下生民之利病以至遺賢之未盡甄舉忠直之未盡收錄讒慝之未盡殄除幽滯之未盡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　陛下廓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大要以恤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道和此老臣吾

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愚悃也

上勅諭嘉納一清復條陳修省事宜一祭告以竭修省之誠一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一用人以資修省之益一革弊以袪修省之害疏入

上曰事關朕躬自有處置餘付所司除勅頒行

福建福州知府汪文盛旱災疏臣竊嘗聞古之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天不生財地不出寶則田野荒蕪田野荒蕪則倉廩不盈倉廩不盈則民乃草菅將捐其地而走矣臣又聞能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

蝗之府者可禦水旱之未嘗患而為之備既災而為之捍者可免流離之苦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䘏民古之道也臣謬以疎庸之才濫叨牧民之寄蒞郡以來勉思報補夙夜競惕未知所云為照福州府地方所屬十縣瀕依山海崖谷多而膏腴之壤狹陂渠少而灌溉之備疎居理無甚裕之家蓋藏有幾隣粟無可通之路轉販尤難故於歲事之盈虧尤切民之利害前年以來陰鬱尤甚雨水過多田地崩陷種藝不廣所產枝圓果木根苦久浸枝幹拆拔于颶風子

實番結而殞落瓜菜雅芋虛名無補蕎麥麻豆鹹地匪宜嘉靖五年春正月至於夏四月連雨日夜不止平疇蕩爲巨浸者浹旬禾苗坐見淹沒者過今五月中旬以下當有兵荒之象也海之爲言晦也濁黑而晦乃其常性今清固反常赤又難委於吉矣山體本靜旂鼓宜偃仆今乃飛鳴是不靜而攝動者之職於法爲賊也井泉竭地道泄也夏無蟬鳴濕不能化附翼也土不反宅蛙蚓結也天告於上地告於下物告於中人有訛言野有譁語稽諸數端恐不但旱荒而

巳撰厥所由匪降自天皆由臣不職不能愼身奉法平政召和以延民命徒爲民之牧食民之粟飲民之水以致上天降罰不於罪身反耗斁下土一郡之田盡受赤裂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言禍亂有所由起也今臣待罪福州巳及三年食不止福民數升之粟飲不止福民數杯之水爲民不利上干天和重傷國本如此則夫旱災之來其由臣身也必矣臣之罪惡通於天矣且各處倉庫空虛一時區畫無術日夜憂思如坐炎火雖分燋軀無益矣臣又聞古者三年

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閩版籍繁而倉地淺爲者寡而用者多上農之夫中豐之歲公私並用已有不及在昔如此況於今日乎小民驗所生穀半失轉輸之利腴田苦於兼併不知備恃之法故一旦饑饉萬目睽睽衆口嗷嗷奔走告急乃其眞情昔管仲曰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遁去在昔如此又況於閩民今歲之旱乎將來之勢意外之患可以逆見臣所以不敢避斧鉞之誅而上瀆

聖明之聽也伏望
皇上軫念邊陲哀其困苦視萬民如密邇四方如邦
畿乞　勅戶部從長議處將該年稅糧蠲免轉行鎮
巡等官多方設法處置穀米以備賑濟料理邊防用
戒不虞仍乞　勅工禮二部將各年未完并半年坐
派暫且停止候有收之年帶徵古人云節費者財用
所收者人心是大有望於　今日也竊又念忝牧郡
既已無狀腆顏就列心甚不安乞將臣早賜罷黜以
消天譴以謝人怨別選賢能官員前來拊循彫瘵之

民舉行救荒之政則下民幸甚地方幸甚

嘉靖八年己丑廣東僉事林希元上救荒叢言政以

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

賑米次貧之民便賑錢稍貧之民便賑貸有六急曰

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

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

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

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

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其

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皆參酌古法體悉民情

上嘉之

嘉靖八年己丑六月山西大饑連歲凶歉餓莩載道

參政王尚綱上救荒八議一曰慰饑饉之遣使行部

問民疾苦二曰恤暴露之有司祭瘞消釋厲氣三曰

救貧民之支散便積秋成補還四曰停徵斂之截日

住徵以俟豐年五曰信告令之勸分救粟六曰推糴

買之令無閉遏七曰謹預備之申舊例措處積貯勿

使庾廩空虛八曰卹流亡之所過州縣加意存卹勿

便羣聚思亂

上命戶部覆議行之

兵部尚書唐龍賑濟疏臣照得西安鳳翔等府所屬耀州等州三原等縣嘉靖十年分夏麥全無秋禾又歉人民饑餓轉相嗷嗷待斃仰厪 聖慮哀惕靡寧發太倉銀三十萬兩特差臣前來賑濟夙夜皇皇體悉奉行不敢不至其任人立法審戶給銀各事宜已經會議施行及具 奏外切念饑餓貧民如在水火之中必多方救之庶可全活臣又遡稽古典中酌政

體下究民情旁採衆論裁定訓平糴蠲官逋寬私債節用度撫逃移審屯兼恤老羸收遺棄賑粥糜給醫藥瘞道殣戒浮費停勾攝禁閑雜重祈禱凡十五條俱已遵奉　勅諭便宜處置事理布行司府州縣示之以法守申之以訓言俾各分條詳實看審舉行共濟民艱用廣　德意但其間平糴減價五百石以上收養遺棄子女二十口以上者擬給冠帶者減價二千以上者又擬表為義門是則非臣之所敢專者例該奏　請伏望

皇上俯念救災恤民難拘常例勸義勵俗合用殊格
乞 勅該部查議覆奏特 賜俞允俾臣得以遵奉
施行地方幸甚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便看了來
說欽此該戶部議得救災恤民難拘常格今欲勸民
有粟之家減價糶賣收養遺棄子女請給冠帶榮身
表爲義門所爲激勵人心具見本官上體
皇上一念愛民之仁下全赤子百死一生之命濟困
扶危委曲周至誠爲良策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
部移咨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管理賑濟兵部尚書唐

龍將後開條陳事宜通行所屬各該掌印官員逐一着實舉行如有富室殷民將所積粟糧每石減價一錢糶至五百石以上者或能收養遺棄子女二十口以上者俱給與冠帶榮身至二千石以上者奏 請表為義門有司以禮相待謹具題奉 聖旨是救荒事宜都依擬便着唐龍通行所屬着實舉行

計開

訓平糶 貧富相周有無相濟此隣里之義也今被災饑民 朝廷給銀賑濟已有更生之望矣各州縣

官員務要善言戒諭富室將所積粟麥先扣本家食
用數足其有餘者照依時價糶與饑民以救其死若
每石肯減價一錢九見尚義減價百石以上者官犒
以羊酒給尚義大字一幅二百石以上者加紗一疋
三百石上者加叚一疋羊酒大字俱如前給五百石
上者臣具　奏給與冠帶榮身二千石以上者奏
請表爲義門不願減價官勿以强但訓行平糶之法
若有擅富要利坐視民饑不與平糶者是爲姦民之
首里老舉呈饑民告發官發銀兩儘糶運上倉仍問

重罪不貸　蠲官逋　饑民本納賦役官錢俱各停免若里老人等指稱拖欠奪取賑濟銀兩者許饑民陳告將里老解赴臣處從重問罪　寬私債饑民得銀止勾延喘而已若富豪恃强挾追賑濟銀兩以償私債者饑民鳴告將恃强之徒用八十斤大枷枷號從重問罪仍加倍追給銀補饑民凡民間私債俱候年豐漸以理還　節用度　貧民給銀有限縣官切戒之務令各節省度命但日得粥糜四五盌聊以延喘足矣毋使買酒買肉一時費盡以致來日不繼饑

餓而死悔將何及　撫逃移　民之於上猶鳥之於木荒歲逃移豈其得已凡我良有司遇諸被災人民逃出外境者務曲意招集俾各復業倍與賑濟銀兩所缺牛種俱官給之官不能給須勸借於有力之家借種一石收後令還一石一斗借牛工二日令還人工二日若他處有逃來我土者亦要一體存恤安插得所俱是　朝廷赤子若分彼此大非仁人君子之道仍將招撫過復業人戶姓名數目呈報查考　審屯寨　軍民一體各該災重州縣多坐有西安等衛

及鳳翔千戶所屯寨其間軍餘極貧次貧丁口從公查審一同百姓賑濟　恤老羸隆冬時月老羸之人尤不耐寒饑民內年七十以上者州縣官添給布一疋就動支庫內無碍銀兩收買仍具動支銀兩數目及給過姓名呈報查考　收遺棄　凶荒之年多有遺棄子女州縣官務要設法收養俟歲熟訪而還之毋令失所若民家能收養四五口者犒以羊酒給尚義大字一幅八九口者加紗一疋十口以上者加段一疋羊酒大字俱如前給二十口以上者臣具奏

給與冠帶榮身

賑粥糜　富弼青州救荒專主煮粥而今主於給銀民皆稱便但乞丐之人困踣道路哀哀無所之時非粥不能全活州縣官各於養濟院設一粥廠支預備倉糧選委二三殷實之人輪日煮粥以給乞丐就食者朝暮各一次至麥熟而止具支過預備倉糧數目回報查考

給醫藥　饑餓之後病疾乘之州縣官量支無礙官銀收買藥物標給善醫者分鄉設局榜示疾病之人聽其取療不許勒要藥錢用過藥物尤要稽考毋令虛落

瘞道殣　掩

骸埋胔仁政所先州縣官嚴飭地方人等凡遇道路及城郭田野與溝壑遺有餓殍屍軀即便登時掩埋無致暴露殘毀以傷和氣違者官以虐戾罷黜不貸

戒浮費官司用度皆取之里甲里甲之汁饑民居多自後官司務宜節省用度凡無名酒席支應饋送及一切浮費俱一一停罷則里甲不至靠損而饑民亦得以濟矣

停勾攝　勾攝最為擾民災傷之時尤非所宜即詞訟除強盜人命外其餘戶婚田產及一切小事俱暫停受理免得差人下鄉騷擾以重

民之殃禁閉糴　山西河南湖廣三省原奉　勅諭
俱許臣兼制已經奏行各布政司轉行各該守巡道
及該府州縣遇有陜西人民往彼處糴買米麥及彼
處之人搬運米麥前來陜西糶賣者俱不許恃強之
徒遏閉攔截致令饑民艱食用妨　朝廷憂意救災
恤憐之道固如此爾敢有違犯者許赴所在官司具
告即爲轉呈臣處以憑從長參究提問不貸　重祈
禱　旱乾水溢交修乎人而祟禱於天荒政之大者
即今旱熯復熾麥苗已種者十之三四未種者十之

六七而況已種者復有枯槁之漸可畏也已爲民父母何以爲心州縣官各務省滌愆尤修明政事及汛祭壇場竭誠祈禱務期雨澤霑足庶几已種之麥苗可活其有未種者亦可補種蕎豆大麥等項民其有瘳矣

嘉靖二十年五月十二日給事中李鳳來因變陳言以實修省以圖聖治內開水利之說關於民者甚大水利通則溉浸有備雖大旱大澇終免赤地漂沒之苦否則灌匯無所秋苗無救而饑饉薦臻矣以故我

國家軫念民瘼於臬司既設水利官一員以總管之於府州縣又設水利官一員以分理之其良法美意至精至備矣夫受是職者宜夙夜勤勞循行阡陌以盡厥職以惠斯民以仰體我
皇上愛民之意可也近來以此官為冷淡無利或息偃公衙虛糜廪祿或營利别委以規賄賂其溝洫之通塞畧不介意一遇水旱束手無策坐視民饑而已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此切於民瘼而為今日之急務者也伏望

皇上擴天地之大德重天下之根本乞　勅工部轉
行各該撫按衙門嚴加禁治凡屬水利官員務要及
時講求多方濬築務俾淸泄相通旱澇有備不得另
行差委以分其力若有營求別委規圖賄賂者追贓
罷黜毋得輕縱如此庶官盡其職而民受其惠矣願
陛下留意焉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冬十月直隸河南山東大水吏
部侍郎程文德上言水災異常言官屢奏持議未見
歸一臣以今日內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救荒莫

便乎近莫不便乎拘宜各遣行人齎詔宣諭令各州縣自爲賑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廪贖納勸借苟可濟民一不限制又近日戶部申明開納事例亦許就本地上納即粟麥黍菽凡可救饑者得輸官計直請劄授官仍登計全活之數定爲等則以憑黜陟即撫按守巡賢否亦以是稽之得旨下部行之

弘治十四年吴巖饑饉頻仍與水利以充國賦疏

竊惟國家財賦多出於東南而東南財賦皆資於水利蓋水利不興則田疇不治五穀不登倉廪不實

而　國用不足矣其所關係誠非細故司民牧者豈可不加之意乎是故古之治水也以四海爲壑而盡力乎溝洫宋元以來諸儒必以開江置閘治田爲東南第一義有由然矣夫何近年以來東南地方川澤浸盈湖水泛溢加以夏秋霪雨浹旬山水橫發以致將田疇渰沒廬舍漂淪以稻粱之域爲魚鼈之區諸郡之民流離困苦殆不可勝言矣且饑饉頻仍虧損　國課公私匱乏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揆厥所由蓋以下流淤塞圍岸傾頽疏導不得其法董治不得其人所

致耳臣等備員該科於地方水利嘗悉心推究互相
講求得其梗槩謹將東南水利之切要者四事曰疏
濬下流曰修築圍岸曰經度財力曰隆重職任開坐
上陳伏望　皇上軫念東南爲賦財所出之地墊
溺頻仍之苦　勑下該部會同多官將臣等所奏
開坐前件一一斟酌議處施行豈惟臣等幸甚一疏
濬下流臣嘗考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
亘數百餘里受納天目諸山谿澗之水由三江以入
於海是太湖者諸郡之水所瀦而三江又太湖之所

淺也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已若下流淤湮衆水泛溢渰沒禾稼為害匪輕為今之計要在隨其源委相其利害酌量便宜為之區處如白茅港七浦塘劉家河此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黃浦此蘇松南北交境與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之南北與白茅諸港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於其中而並入於海此所謂源委者也就其中論之蘇州之七浦塘劉家河松江之大黃浦並皆深濶通利無阻惟白茅一港自弘治七年疏濬之後今

二十五六年吳淞一江自天順間疏濬之後今六十有餘年聞之白茅入海之處潮沙壅積勢若丘阜吳淞雖名一江僅如溝洫潮回水落雖舟楫亦艱於行其旁渠港亦多湮塞下流既壅上流曷歸加以霪霖能不泛溢此其利害之可見者也今能濬白茅一港使之通利如七浦劉家河則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濬吳淞一江使之通利如大黃浦則吳淞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蘇松之水既各有所歸則引汲上源太湖之水不致壅溢而向來沮洳

渰浸之土皆出而可耕矣如此水患消弭田無渰沒於民實便一修築圍岸臣嘗考之浙西之田高下不等隨其多寡各自成圍遠近相望吳越以來素稱膏腴宋儒范仲淹嘗論於朝曰江南圍田中有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雖然圍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利於修築修築堅完旱澇有備否則反是　臣願自今以後每歲於農隙之時治農府州縣官督令田主佃戶各將圍田取土修築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仍

槩其外務令高濶堅固可通往來隨其旱澇而車戽出入如此先事有備而田皆成熟矣

弘治十　年科臣葉紳請賑濟治水以防災荒疏

竊惟直隷之蘇松常浙江之杭嘉湖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況他郡所輸猶多雜賦六郡所出純爲粳稻　郊廟之粢盛在此　內府之珍膳在此百僚之俸給六軍之糧餉亦在此至于　京師士庶以億萬計亦皆待飽于給餉之餘是六郡之賦稅誠　國家之根本生民之命脉不可

一日而不經理也若水道不通爲六郡農田之害所係亦重矣夫天目諸山之水瀦爲太湖而六郡環乎其外太湖之水又由江河以入于海聞昔人于溧陽則爲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于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爲湮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置撩淺之夫以時浚治僅免水患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于中江河故道淤漲於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爲田築而爲圃是以渰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

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澇迨五年復澇今歲大水視昔
尤甚人民困苦流離不可勝言即今撫按等官相繼
論奏伏念　聖明思念東南大害于廷臣內選差
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授以節鉞重以委任前
會同撫按講求民瘼設法賑䘏軍需之可停者停之
逋負之可蠲者蠲之俟民困稍甦然後指定地方分
投相視何地爲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爲太湖入海之
道自源徂流一一講究相與度其經畫量其事期然
後大加浚治使下流得以宣洩然當此饑饉之際欲

興大役若非任事者處之得其道則民力不堪不能不重困也

成化　年戶部尚書夏原吉奏治蘇松水利疏

上以蘇松水患爲憂命臣特任疏治八月進都御史俞吉齋才利集以貺　原吉講究拯治之法但臣奉職不稱重貽　宵旰之憂夙夜驚惕惟勤咨訪欽承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共事官屬及諳曉水利者參考輿論頗得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

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塞以入于海但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下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狹淺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湖沙漸漲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

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浜至南蹌浦口可徑通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年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也

弘治八年都御史徐貫治東南水患工完奏報跡

臣等竊惟東南地勢低下水患自古有之永樂初元

水復漲溢　太宗文皇帝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大
加疏治方得止息逮今九十餘年各處港浦仍復湮
塞為患滋甚仰惟　皇上軫念地方令　臣等會同
修濬蓋將拯墊溺之民於衽席之上化魚鱉之區為
稻粱之域臣等敢不罄竭駑鈍以圖仰副　聖意
用是夙夜不遑寧處相度施工竊見嘉湖常鎮水之
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
浚無以導其歸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
長橋一帶茭蘆之地疏浚深濶導引太湖之水散入

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于海開白茅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于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水之漊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自弘治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興工至八年二月十五日畢幸而一向天氣晴和人無疫癘凡百衆

庶爭先效勞郎今水患消弭人無墊溺之憂田有豐稔之望列郡士民莫不慶忭是非臣等之能皆
皇上盛德大福廣被東南之所致也今將修浚過港瀆畫圖貼說謹具奏　聞

嘉靖二十　年呂光洵修水利以保財賦重地疏

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於軍旅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乃略當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業故也近歲水路漸湮有司者既不

以時奏 聞而民間又不肯自出其力隨處修治遂至其大壞而瀦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阜槁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治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爲命仰望

皇上憐其疾苦 詔蠲常稅數十萬石又令郡縣發廩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未甦饑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竭矣萬一來歲雨暘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

所以私憂而過計也 臣 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矣而水利不修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攻其本未有能生者也 臣 愚以爲莫若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 臣 嘗廵歷各該地方芲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說輒敢條爲五事仰俟 聖明裁擇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何謂廣疏濬以備瀦泄盖三吳之

地古稱澤國其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
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
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
既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河之水由此以入於
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
是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年以來縱浦橫
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
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
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

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

所憂矣乃濬臧村等港以漑金壇濬溧港等河以漑武進濬女祁通波以瀏青浦濬顧浦吕八塘以漑嘉定濬大苑等浦以漑崑山之市濬許浦等塘以漑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何謂修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潴而難洩雖導河濬浦引注于江海而每遇秋淋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嚙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

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爲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之勤苦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桑日廢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港之水自高

於注江之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洩[illegible]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illegible]溉[illegible]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何謂復版閘[illegible]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即菹茹成陸歲修之則不勝[illegible]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於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事自松江而東至于

海又導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 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唯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横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 訪諸故老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也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略得宜則事易集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

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為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斂於民而 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略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

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糧一體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贓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幾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即三四[illegible]尚地日荒

以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充漕之費準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不待校而知也

萬曆十六年議發賑疏福建道監察御史張天德一本謹題爲目擊東南十分饑困酌議發賑銀兩頒賑事宜以拯民生以安衆志事竊謂　國家之治否係於民心而民心之去留由於穀食苟食之不足則父子兄弟且不能相保矣安望其守死而不去耶不惟不能相保而且自相戕食矣安望其畏法而不叛耶

今以天下大勢論之則頻年水旱相仍穀價騰踴天下無不荒之土南北無不饑之民矣然以天下緩急論之則自淮而北雨水及時夏麥僅熟而向者饑餓之民今冀有生之望矣但自淮揚以南如南直隸則應天池寧蘇松常等府浙江則杭嘉湖寧紹金衢嚴等府或被江海之潚蕩而山裂土崩或被蛟蟒之奔騰而沉溺昏墊兼之淫雨經年四望一壑不惟秋收粒米之無望而兼蚕桑菜麥之無資米價每石一兩六錢市物白晝公然搶奪被害不敢申訴有司莫可

誰何以此洶洶不靖之民誠有朝不謀夕之勢若不速爲酌處善爲調停則窮迫無聊之苛易與鼓譟嘯聚之念節今湖盜竊發是其一驗也蒞茲土者欲出官帑以賑濟則庫藏無餘錢欲勸民間以樂輸則人情難強逼以致束手無策坐成莫大之患故巡按御史傅好禮之請留一萬漕糧應天府府尹張價之請借二萬五千納鍰此皆親覩危急之狀以爲收拾人心之舉非曰好事擅專要譽求德於民者也然思國家之財賦不在於國則在於民人臣之理財不聚

於上則裕於下若以國家額派之錢糧而皆議停徵焉借賑焉竊恐軍　國所需關係匪細而烏敢以輕議爲也若以錢糧措處之艱難而視饑窘如秦越焉若罔聞焉竊恐民窮則變流禍匪輕而又安可以隱忍爲也臣以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拔之言責之司正圖捐糜此身思報萬一者況目擊嗷嗷待哺之小民既無可動之錢糧而徒致文移之展轉耳聞泄泄慢事之有司又無及民之實惠而甘爲積猾之階梯一念憤激於衷固有不容於自

黙者敢先以錢糧之堪動者爲我
皇上陳次以賑濟之切要者爲我
皇上獻伏乞　勅下該部速爲議行則無俟編正額
以濟民而民藉餘稅以存活矣不致蹈積弊以自破
而民沾實惠以延生矣其爲體　國裕民賑荒息亂
之計莫急於此者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天下幸甚災民幸甚一酌議堪動商
稅以爲賑濟之策夫錢糧原屬起運者固不可免而
原屬存留者亦不可缺是秋糧夏稅之中無一可議

者彰彰明矣臣意以每年所餘之銀其在滸關者發
爲應太池寧等府賑濟之資滸墅關者發爲蘇松常
鎮等府賑濟之資杭州兩關者發爲浙江各府賑濟
之資此不過以商賈之餘財拯蒼生之急困因抽分
之贏劑賑隣近之小民其勢爲甚便而其理爲甚宜
者若不蠲此虛貯之餘稅以挽囘岌岌將去之人心
臣恐潢池弄兵一呼嚮應則不惟塗炭生靈損我威
重且調兵遣將之費修城疊壘之用必致屢
聖裁取足　内帑何不割此贅疣退爲先濟潛消於

未形之際收拾於已不發之時縱有救萬亦在

皇上為不費之惠而在小民獲更生之資當見人心愛戴在在歡騰將懷順効忠之不暇也孰敢有潛萌不軌而甘為化外之頑民哉伏乞

聖裁一所議賑濟實惠以為撫恤計夫賑濟之策固必假錢糧以充給散尤必溥實惠以及貧民今之行賑者皆責令係甲人等開報應賑人數此輩假公委以濟私情冒官物以充已橐此正啟弊容奸之大竇也合無令各掌印官單騎親歷各鄉村就一鄉村之中擇一二家道

頗殷素有行誼爲鄉人推信者諭以　朝廷軫恤至
意就令當衆開報極貧應濟人戶從實註名其他公
門人役市井棍徒及傭作雙夫稍可自給者不得濫
與其列其或開報未盡兼有報而未實者許各小民
互相面詰庶所開者必皆貧民而所賑者必無差舛
矣然賑濟之舉一方設處者僅可給一方之民若不
驅逐流移各歸原籍則非惟錢穀無以相繼而且異
鄉羸弱摩肩接踵每有薰蒸染疫之虞來歷不明烏
合雲屯多有羣聚劫掠之變合無通行各省轉行府

州縣除本地窮民及先在逃而聞風復業者或雖係外省而藝業已久有同土著者俱許一同行賑其餘查係隔省素無根據一旦流來者務要嚴加設法禁止驅逐不得一槩容留濫行賑濟庶人皆土著而無跳梁不軌之謀所賑有限而得家給人足之益矣至於賑濟之所尤必酌量遠近立為粥場如一鄉鄰近處所查其人數多寡分為幾處大約遠不得過十里多不得滿百名蓋太遠則就食不便過多則擁奪難防且乞食窮民類多老稚枵腹遠行困踣萬狀因圖

充腹反致殞軀故不可不因地立場俾令隨取而隨足也然每鄉更須僉派尚義鄉民一名誠實老人一名使之主掌米穀料理粥場更委廉能佐貳官及能幹雜職等官分投總攝果能盡心賑濟民沾實惠者許掌印官從實申報輕則聽令本處撫按嘉獎重則轉報吏部以憑不次超擢否則治之以重罪庶人心知奮而無侵漁虛冒之奸民皆受惠而獲起死回生之利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戶部知道